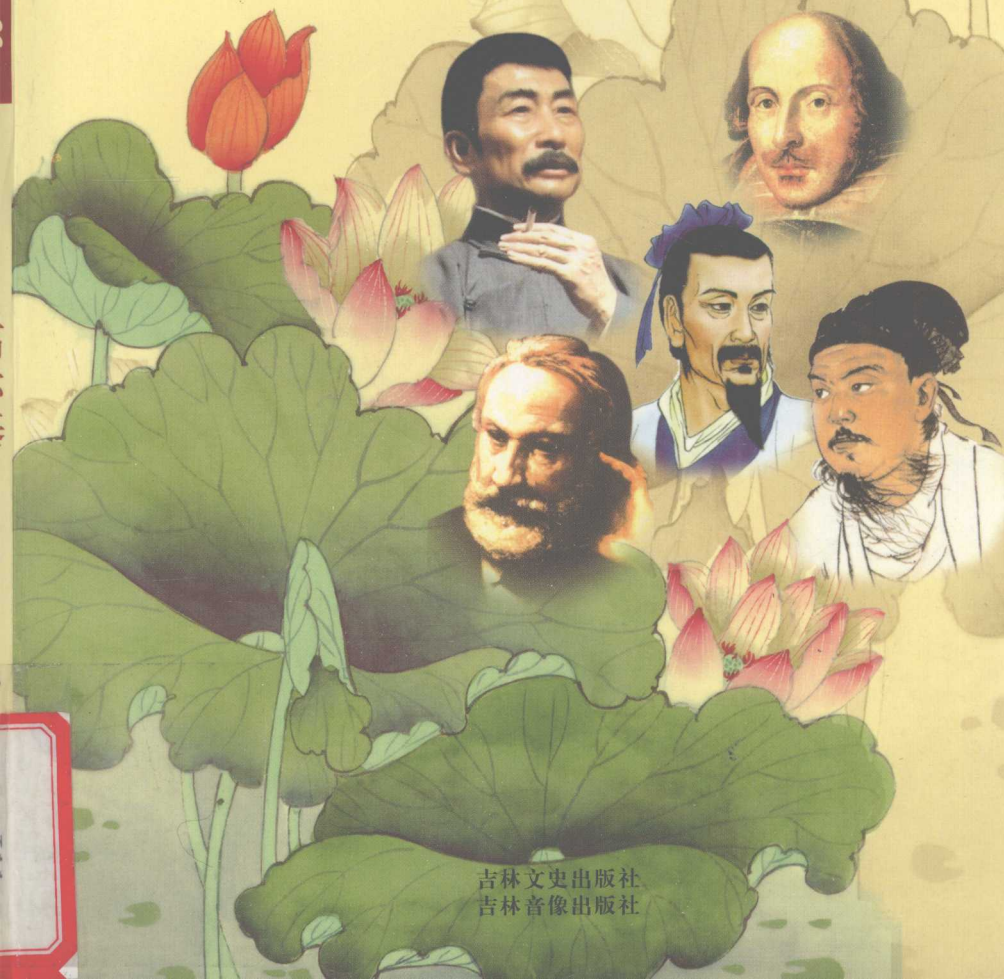


文豪书系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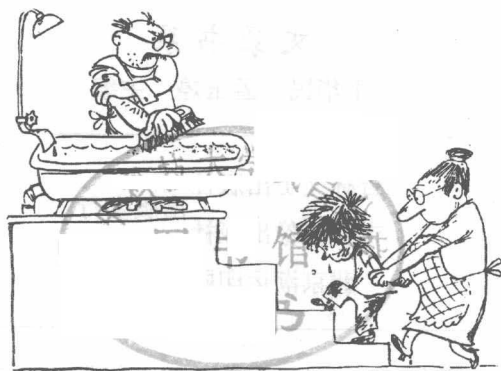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高尔基

第 33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

心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充斥于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

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诺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

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前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 1907 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童 年

1

阴暗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色衣裳，光着脚，而手指无力地弯着。

他安祥的眼睛紧紧地合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身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为父亲梳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睛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浑身颤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她要将我推到父亲身边，我不愿意，我心里害怕！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惧怕。

我不明白姥姥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快，和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要死了，你再

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每一句话。尽管现在她穿一身黑衣服，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挺奇怪，也怪好玩。

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姥姥来了，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里的呀？”

我问道。

“尼日尼，坐船，不能走，水面上是没法走的，小鬼！”

她回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啊，真是太可笑了，真有意思！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顺着楼梯，可以滑下去，如果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十分熟悉，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

“我为什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着说道。

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即离开这儿。

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定，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严厉的。

母亲人高马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大，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衣服歪斜凌乱，乱七八糟地；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垂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

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

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不住地流。

门外头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好啦，快点收拾吧！”

警察不耐烦地吼道。

窗户用黑披肩挡着，来了一阵风，披肩给吹了起来，抖抖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着玩着，忽然天上一阵雷响，吓得我大叫。

父亲哈哈地笑起来，用膝盖挡住我，大声说道：“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忽然看见母亲正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却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如父亲似地把嘴一咧：“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

姥姥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叫着，把牙咬得山响。

姥姥看着她在地上爬着，听着她快乐地說道：“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留莎，要挺住！”

真是太可怕了！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来回碰着他，但他一动不动，似乎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老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个黑皮球，随着母亲滚来滚去。

忽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主，是个男孩！”

点上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或许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连上去的其他的印象，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

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将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

坑里都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边的，有我，姥姥，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打在大伙儿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下了命令道。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掩着鼻子。

乡下人立即弯下腰，往坑里填土。

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打棺材盖上跳了下来，沿着坑壁往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塞！”

姥姥拍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愿走。

“唉，真是的，我的上帝！”

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坟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刮起风来，雨被刮走了。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

姥姥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走向远处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她说。

“我没想哭。”

“噢，不想，那就算了，其实不哭也好！”

我极少哭，哭只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

我只要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不许哭！”

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阔，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会出来吗？”

“大概出不来了，可你知道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经常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与我一同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裹着白布，外头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放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往外望，泛着泡沫的浊水往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

我本能地跳起来。

“噢，不用怕！”

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雾茫茫的，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立刻就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

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在脑后，靠船立着，一动也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唇紧闭，一声不吭。

她成了另外的人，连衣服都变了，我感觉得她越来越陌生。

姥姥经常对她说：“瓦莉娅，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不好？”

母亲仿佛没听见，还是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但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

她似乎是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感觉上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真奇怪。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衣服，手里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可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

她有些不知所措。

“瞧瞧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抢过棺材，她们俩走了。

我还在船舱里，打量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

“你是哪个？”

“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多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头就是！”

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

“姥姥呢？”

“去埋你那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吗？”

“不埋在地下又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亲了亲。

“啊，小孩子，有的事你还不懂！”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汽笛呜呜地响着。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因此并不害怕。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得快，得快！”

我不由地也跟着他跑了起来。

门外，晦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的铜片反着光。

朝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这是谁的孩子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人们摸着我、拍着我，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噢，他是打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将我送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着我：

“再乱跑我要打你了！”

我呆呆坐着。

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慢慢安静下来，轮船也不响了，更停止了打颤。

舱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乎乎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

我去开门，打不开，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

我抓起装牛奶的瓶子，拚命往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沿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非常沮丧，趴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我含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是小太阳。

姥姥坐在我身旁，皱着眉头梳着头，她不停地自言自语。

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密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耷拉到地上。

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上抓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

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黑眼睛气愤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很小，显得十分可笑。

她今天不怎么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时，她的语气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不停的梳这该死的头发！”

“年青时，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想诅咒它了！”

“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着呢，太阳才刚出来！”

“我睡不着了！”

“好，睡不着就不睡了，”她立即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活像块木头“好了，你说说，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小声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也听清了每个字。

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难于言喻的快乐，她牙齿雪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然显得很年青。

最煞风景的大约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红鼻头了。

她一下子自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带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

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与她最相知！

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

40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进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初那美好的日子。

天气转晴，我和姥姥一整天在甲板上坐着。

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着，秋高气爽，天空清澈，两岸的秋色很

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

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慢慢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

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好像只土鳖。

船移景走，两岸的景致时刻都发生着变化，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飘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的树叶。

“啊，这好美啊！”

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她偶尔停住，立在那儿，看着河岸发呆，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面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拉了拉她的黑裙子。

“噢，我大概睡着了！”她一惊。

“你为什么哭呢？”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活了！”

“我老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活了 60 个年头了！”

她闻闻鼻烟，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还有圣人贤士。

她的声音非常小，脸紧紧贴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动听，每次她讲完了，我都会说：“再讲一个！”

“好，好，就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哎哟，疼啊，我受不了啦，小老鼠！’”

讲着，姥姥抬起一只脚，摆动着，装着非常痛苦，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

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男人。

他们夸奖姥姥讲得好，都要求：“再讲一个，老太太！”

还说：

“走，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餐桌上，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

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喝得醉熏熏的，人人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上甲板上来，她一直躲着我们。

母亲身材高大而挺拔，面孔铁青，辫子粗又长，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似的。

她永远沉默，好似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自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

她曾经讽刺地说：

“妈妈，别人可都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只管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清楚地记得，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她兴奋地拉着我来到船舷边，大声地说：

“你瞧瞧，啊，多美呀！”

“那就是尼日尼，天哪，就像神仙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

她兴奋地快流出泪来，劝说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来看看啊？”

“你大概把这地方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了河中央。

河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伸向天空。

一只挤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上。

有一个矮胖的老头儿走在最前头，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勾着的，眼睛是绿色的。

“爸爸！”

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一声，扑向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亲吻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叫着：

“噢，傻孩子，你怎么啦？”

“唉，你们这些人啊！”

于此同时，姥姥则仿佛是个转起来的陀螺，一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

“噢，快快，这是米哈洛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个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而表姐叫卡杰琳娜！”

“咱们全是一家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多？”

姥爷问姥姥道：

“身子怎么样，我的老妈妈？”

“他们互相吻了三下。

姥爷将我从人堆中带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啊？”

“我打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天啊，他说的是啥呀！”姥爷问我母亲，没等我回答，就一下推开了我：

“啊，看看，颧骨和他父亲长的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下了船，顺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路的两侧长满了野草。

姥爷同我母亲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个儿头很小，刚好到母亲的肩膀，他走得很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着似的，俯着看她的父亲。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打着细小的卷儿。

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穿得十分鲜艳；6个孩子走在最后面，默不作声。

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

舅妈脸色苍白，绿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常常停下来歇着，喘着气：

“哎哟，我可是走不动了！”

“唉，他们干嘛也让你来啊？真蠢！”姥姥骂道。

走在这群人之中，我感到十分孤独，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连姥姥也变了，跟我疏远了许多。

我最不喜欢姥爷，我感觉到了他身上的敌意。我有点怕他，但还有点好奇。

上了坡，就是大街。

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耸立在面前。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十分肮脏了，房檐极低，窗户是凸出来的。

只看外观，你会感觉里面地方很大，但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特别拥挤。

到处都是人，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冲来冲去，孩子们就像一群麻雀，窜来跳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

院子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里面的水五颜六色，也泡着布。

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间里，炉火烧得很旺，什么东西开了，在咕嘟嘟地响着，一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嘴里叫着些古怪的词